

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論文摘要

人：陳慶煌

服務單位：淡江大學中文系（專任教授）

計畫名稱：蒹葭樓詩及其承前與啓後

計畫編號：NSC 88-2411-H032-003

蒹葭樓詩及其承先啓後（精簡結論）

自有唐之世張曲江崛起後，嶺南地區風雅寢興，代出人才。順德黃晦間先生長年都講北京大學，傾其全部精力，兼詩學、詩教、詩法而為詩將近三十年，可算是杜子美以來，最專職的詩人之一了。

晦間先生（1873-1935）原名節，字玉昆，號純熙，別署晦翁、黃史氏，粵省順德甘竹鄉人。民前三十九年生於廣州，民二十四年卒於北平，享年六十三歲。奉同邑簡朝亮為師，為南海朱九江的再傳弟子。曾東渡日本，慨然從事於革命。不久返回滬上，組國學保存會，創《國粹學報》，以「辨別種族，發揚民義」為宗旨。曾赴番禺訪屈翁山故里；遊西子湖，展謁張蒼水、岳武穆墳。後北上任北大文科教授，也曾一度為廣東省府教育廳長，並兼通志館長，旋又回北大授業。有鑑國難將臨，改講顧亭林詩及其行誼，闡揚詩教，倡導士風，對世道人心，多所裨益。病故後，即歸葬於廣州白雲山御書閣，國民政府頒有褒揚令。

黃氏治詩，研究與創作並重。其論著類一以北京大學出重的《詩學》為最早，其說詩、治詩的宗旨，具備於此。《詩旨纂辭》三卷，為體大思精之作，可惜仍缺秦以下五國國風，未成全璧。評點類一有《詩律》六卷，專選律詩來立論。箋註類一有《漢魏樂府風箋》十五卷、《謝康樂詩註》四卷、《鮑參軍詩註》四卷、《阮步兵詠懷詩註》一卷、《曹子建詩註》二卷、《曹氏父子詩註》三卷、《顧亭林詩註》一卷，凡七種。足見其於詩學，植基的深厚。厚於創作方面一則有《蒹葭樓詩》二卷，計四百四十餘首。

黃氏詩不輕易下筆，既作必苦吟乃就，有長達五年之久，纔續成結句的，如〈懷湯定之〉一首序中即有明言，可為例證。其留存的四百四十餘首詩，除二十三歲作三首外，餘皆三十四歲到六十一歲，二十八年內的創作所得。其所以會命名為《蒹葭樓詩》，蓋出自《詩經·秦風》第四篇：「蒹葭蒼蒼，

白露爲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」首句。乃詩人喜其高逸出塵，清新有致故也。

黃氏以詩救世的心志，完全見於《阮步兵詠懷詩註·自序》，他說：「世變既亟，人心益壞；道德禮法盡爲奸人所假竊，黠者乃藉詞圖煊之。惟詩之爲教，入人最深；獨於此時，學者求詩則若饑渴。欲使學者由詩以明志，而理其性情，於人之爲人，庶有裨也。」目的在使人生納入道德的規範內，然後風俗歸於淳厚，社會纔能安定。這和英人安諾德了(Matthew Arnold)所諾：「詩以性情爲主，不繫於事實。事實雖殊，但人的性情不變，因而詩可以永存」的詩教，及美國白璧德了(Irving Babbitt)所倡：「必使人性不役於物，發揮其所固有而進於善，舉國上下，共此休戚，而藉端於文學」的新人文主義，正足以東西輝映，不謀而合。闡發黃氏以詩救世的美意，際此世風愈下，人心陷溺的今日，似亦有其必要。

《蒹葭樓詩》大抵可以析爲五類：其一、興寄之作—如〈題鄭所南詩集後〉〈春寒夜校張蒼水集〉〈題陳白沙先生自寫詩卷後〉〈南屏展張蒼水墓〉〈岳墳〉〈書憤〉等，均屬發抒民族正抒者。其二、友于之作—如羅揆東、諸貞壯、胡夔文、劉裁甫、王秋涓、黃賓虹、鄧秋枚、蘇曼殊、唐天如、陳樹人、周印昆、陳述叔、張孟劬、余越園、梁節庵、馬夷初、湯定之、何子貞等，均係摯友，酬唱詩篇有多厚二十首的，頗能見其真情厚性。其三、詠物之作—有關牡丹、菊、梅、荷、丁香等花卉，以及雨、雪、風、月等天文，均入吟卷，要以崇效寺的牡丹，獨得詩人青睞。其四、紀遊之作—從集中的詩作，可考知詩人足跡遍及大江南北。其五、題畫之作—觀〈爲胡夔文題戴鷹阿山水畫冊十二首〉，足以證明詩人擅長藝術品鑑，其詩學造詣之高，自不諳言。

黃氏因曾纂輯《詩經》，並箋註漢魏樂府風及曹氏父子、阮籍等名家詩集，更且評選點校各家律句，沉潛有得，胎息深厚，發而爲詩，自然技藝嫻熟，頗富特色。其卷次係依寫作年代而編刊，因而本事在在可尋。詩人志在上繼《詩經·民勞·板蕩》，以及元遺山、屈翁山、顧亭林等先賢的風操，故每

能突破歷來傳統詩家的壁壘，不是一般弄月吟風之流所可比並的。名家張孟劬當日曾擬其體，想與之較量，終未能勝，而自歎不如，蓋非誣也。

黃氏詩如精金美玉，蓋經季鍛月鍊，爐錘功深的緣故。近人張昭芹編《嶺南近代四家詩》，將他與梁節庵、曾剛甫、羅揆東（了癯公）同刊。張孟劬公論：「味梁文忠（了節庵）以下，曾剛甫、潘弱海、羅揆東詩，……如啖荔支，如剖新橙；讀黃詩，味兼酸辣，乃如檸檬樹果。」而葉恭綽〈與冒孝魯書〉：「剛甫中年以後，陶冶精純，意境深遠，信爲巨手。節庵之清剛雋秀，殊途同歸。晦聞雖似稍遜，第附於梁、曾，似可駘斯，固高於癯公、伯序諸人也。」陳散原是晚清江西派的大師，深得山谷的神髓，對黃氏詩，置論頗精，與黃相較之下，益信風華當代，無獨有偶。諸貞壯係黃的畏友，其詩與黃詩的幽深不同。遠較明朗，而情感也深沉，又具豪邁之抒，今既取與相比，亦足以明其異曲同工之妙。

鄭海藏（了太夷）曾推許《蒹葭樓詩》能開宗立派，今觀集中丙辰編年詩〈得貞壯書並見懷之作〉：「詩派能開僕與君，太夷斯語許吾群。書來此事堪相慰，別後經年所獨聞。」今人徐定戡〈讀黃晦聞蒹葭樓詩脞札〉曾舉黃氏門人張任政、馬武仲二人的詩，神情意境，極似本師。而王季友論詩也有「蒹葭樓詩派」之稱，得附此派的有李滄萍、李錫余二人。又黃氏弟子吳三立的詩，規模不失矩矱，古直許其與李滄萍爲黃門二妙。審乎此，則海藏所言，似未可因人而乎。

要之，《蒹葭樓詩》一意空靈，遣辭造句，力避凡近，戛戛獨造，迥不猶人。集中七言律詩多達二百六十九首，占全集五分之三強，黃氏當以此體最爲擅長，一抒迴旋直下，悱惻動人，警策獨絕。其次爲七言絕句八十三首，有遙情遠韻，頗具神致。再次爲五言古體五十二首，神似阮公及大、小謝，若不是精熟文選理的人是辨不到的。第四爲七古十一首，文采高華典麗，足以追步魏晉名賢。厚於五絕。則僅〈秋厚〉一首而已，其詩云：「畏暑望秋轉，秋來日苦短。堆几齊山書，不見如今亂。」辭約意廣，韻味十足，真爲難能可貴之作。黃氏一生力追王荊公、陳后山二家，而詩境更求清覓鏗刻。曾治：「后山以后」石印一方，其自負可知；晚歲蒿目時艱，更倩徐星洲刻「如此江山」一印，爲人作書，每鈐用之，而詩境也趨於老蒼。陳散原以宋詩派宗師之尊，且年齒高於晦聞二十一歲，稱黃氏詩遠過陳后山而無不及，足見黃節《蒹葭樓詩》在詩史上承先啓後的地位可以認定。況其《詩學》論

著，又首開風杼之先，乃創作與批評理論能兼顧的詩人及學人，信足與歷代詩家並耀千秋而無愧色。